

近代社會主義

東方文庫第二十四種

東商

印行

義主會社代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Modern Socialism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回(東方近代社會主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	一
新組合主義之哲學	一九
邊梯之社會主義	三三
韋勃和法屏社會主義	四三
拉薩而與社會民治主義	五九
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	六七
柯爾和基爾特社會主義	八九

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

美國 Louis Levine 著
錢 智 修 譯

社會生活之舞臺上，近忽有新脚色登場，此世界之人所望而驚怖者也。此新脚色登場之日，爲人所不及料，顧已立定根基，敏銳以進行，其來也甚晚，而其堅決之計畫，積極之態度，已令人知彼爲重要之人物。社會活劇之演進，與彼之志願及行動，相關決非細也。

此新脚色，名『工團黨』(The Syndicalist)；數年以前，可稱之爲『特殊國法蘭西之特產』。『法蘭西』之狂幻的社會觀念，與空想的社會計畫，於近百年間，固常爲世界之先導也；今則不然，所謂工團黨者，已侵入英國，而高騰口說於自由之國

家，固已成為國際之人物，而使其理想與全世界有關矣。

世界之對於工團黨，雖驚怖不置，然苦無機會，以研究其真相，及探尋其慾望，以此事實不易易也。工團黨者，於已經供給之物，均非所欲得；舉世界之職工公所，社會改良家，社會黨，無政府黨，無不羣策羣力，從各方面以救治一時社會之弊害；似已無新主義與新黨派發生之餘地。詎知其實不然，彼工團黨固已挾其新主義以宣播於世界矣。此新主義，謂之工團主義（Syndicalism）；而其必有異於其他之主義，亦從此可見。今之所欲知者，則所謂工團主義，究為何物耳。

以普通之方法而立答案，則工團主義，可稱為合社會主義（Socialism）與職工同盟主義（Trade-Unionism）於較高之聯合，而以職工同盟為社會主義之基礎，社會主義為職工同盟之表示之一種企圖。此等聯合，於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構造及觀念，固有多少之改革；而其組成之分子，亦有為各聯合所未經見者，此固不待言而可想見者也。

工團主義，不能謂爲突生之現象也，一八六四年，已有勞動家國際聯合（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men）之設立；而十九世紀之前半期，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亦粗具規模。工團主義者，卽由特殊狀況，及聯合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特殊心理，而產生者也。而在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中，既胎其幼稚之形；則在今日，必結成熟之果；沿流溯源，其所由來者固已久矣。

凡一事物，使解剖其種子，而考察其萌蘖滋長之四周境遇，則其結果之性質，亦知之較易。工團主義之種子，社會主義也，自勞動問題，發生於十九世紀前半期以後，卽有一解決之法，應運而起。其法維何？卽廢除傭金制度是也。此等解決法，必自社會上教育較深地位較高之人，有感於勞動家之受苦，而後有事，殆無疑義。後以漸習於抽象的及普通的理由，更進求夫社會弊害之原因，而知其由私產制度及競爭制度而起；於是彼等遂提倡廢除私產，欲以共同聯合及連帶責任爲基礎，重組工業。以爲從其提倡，則將來之世界，必有以平等自由博愛爲最高統治之新社

會出現，可預決也。

上等社會之人，方竭力提倡，而勞動界之一部分，亦大受其影響，敏銳野心之勞動家，見社會主義之幻象，而不勝其羨慕；於是矢其熱誠，務求脫伙伴於傭金制度之束縛；工業自由，社會平等，及材能機會之理想，日縈迴於靈魂，而呈最高之熱度。彼等之自視，亦若偉大事業之首領，以爲革新世界而求得自由，此勝負皆在此一舉矣。

然歷時未久，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即知其事業之非易，而處於自相衝突之地位。社會黨之組織也，其分子最爲複雜，祕密黨也，革命黨也，教育家也，凡中等社會之人，各以其特殊之理由，而吸集於社會主義。既與勞動家相雜，則自以爲材能卓著，而要求首領之地位。夫以此等人與勞動家挈長比短，其有較高之智識，而具較合於爲首領之教育與經驗，自不待論。顧勞動家又詎甘承認之者，彼自社會黨發生以來，既有重要之歷史，而社會平等之理想，及本派發達之成績，又縈迴於其

心目而不能去；今乃同黨中有揚己抑人，而特佔優勢者，則猜忌日深而感情亦日惡，此事理之必然者也。縱不能遽消滅之，而其心意中，則常欲中等社會之人，服從其制度與理論，且欲別有舉動，使本派之優勢，不受陵夷。此等趨勢，其見於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者，於近世社會主義史中，在在有線索之可尋矣。

顧從又一方面觀之，則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亦終歸失望。勞動界之多數，其思想極為單簡；彼之所願望者，現在及近地之改良也；彼之所注意者，具體之事物，而非抽象之原則也；彼之所感觸者，口腹之苦痛，而非心或腦之苦痛也；此等情狀，固社會黨之勞動家所見之而不勝其憤慨者。然又不能置之不顧，蓋彼之自身，原為勞動家，固身經其苦痛，而知其慾望之所在也。於是不得不採取勞動家之情形與心理，注意於其目前之需要，以為使勞動家注意於久遠理想之交換條件。易詞言之，則勞動家之以獨立方法求增進其目前狀況者，遂與聯合觀念及組織觀念之方法相合；而職工同盟主義，遂由之而起矣；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亦參加於職

工同盟之運動，以與所原屬之社會相離；決無成功之希望也。

然縱入職工同盟，而其本有之理想，及其對於現狀之重要，而欲本熱望以求速化者，則仍保持而勿失。社會黨之勞動家者，社會的福奧斯得（Forst）也；（按福奧斯得爲德國之巫術師）其心胸之內，具有二個靈魂：其第一靈魂，與現在勞動家之困苦與需要相附；其第二靈魂，則欲掃除現在之迷障，而立於未來世界之社會主義中；而又不願其靈魂劈分爲二；故彼等之志願，惟在將衝突之感情，及衝突之理想與渴望，爲和諧的聯合。蓋其特殊之經濟政治及心理，皆有待於此矣。

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其互相聯合，既如上述之歷史矣。而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所以具工團主義之雛形者，亦由此可見。然在工團主義成爲現今進化之形式以前，尤必有較上來所述，更爲明晰之情狀。此則因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經濟政治與其他原因，均有複雜之連鎖故也。

一八九〇年後，社會黨於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始奏選舉上之勝利。不特參預

投票之人數甚多而已，其爲國家及地方立法議會之議員者，亦復不少。而其結果，則使社會黨之組織及性質，大生變動。中等社會之入黨者，日臻繁盛，尤以有高尙之職業者爲衆；如醫士律師教習等是也。此等黨員，於報紙議院及黨中之機關，皆高占位置而擔任其權責；遂使勞動分子，相形見絀。以和緩的革命觀念，輸入於社會主義，而欲與資本家之政黨，爲平和及外交的協商。故其社會運動，亦一變其面目。其所汲汲者，則在占勢力於立法團體。以在立法團體，則彼等之智識雄辯及長材，始有發展之地也。一言蔽之，則社會主義，遂成爲絕對的政治性質及立法性質，循平和穩健之路而進行而已。此亦近年以來可驚可喜之現象也。

且自政治社會黨觀之，則勞動家之經濟的組織，實不足與政黨同年而語。彼等之視職工同盟也，以爲是特與傭主爭論小事之組織，比之政治的大組織，微末已甚。此又其同時顯露之現象也。而其猶欲借重於職工同盟者，則以是猶可爲補充新黨員之地耳；除此以外，乃一無所用。使國家之政治機關，盡握於社會黨之手，而

社會主義，全占勝利，則此等組織，固毋寧廢置之矣。

社會主義之性質，既從絕對的政治平和及立法運動之傾向而更變，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遂不勝其憤懣。彼等有見於政治社會主義之成功，其驚惶失措之態，幾難筆述。以彼等之意，謂政治社會主義一告成功，則社會革命之真正成功，必受其危險也。議院之情狀，及政治之詭計，皆彼等所疑忌；而社會黨人，乃身入其中，與資本家握手；其反對之惡感，有不潛滋暗長者乎？惡感既生，遂開始以求別種方式之社會運動，務使其革命之精神，解脫之希望，平等之組織，保持勿失。蓋自工團主義未興以前，勞動家之尋求此等運動，固已有年矣；組織秘密革命黨也，建設社會黨協會也，運動革命也，皆其所經過之企圖也。然此等企圖，則終歸於失敗；且其企圖之方法，在十九世紀之末葉，尤不合用。武裝勞動家，尋其失敗之原因，而改絃易轍；以爲當此平民政治進步及工業狀況發展之時，其組織之形式，不可不較爲宏大，以容納多數之人民，尤不可不較爲縝密，以企圖政治及經濟之運動；而熟察

夫職工同盟之性質，見其組織之形式，適爲其所求諸不得，而可以爲所希望之社會運動之憑藉。於是對於職工同盟之態度，亦從此而變，從前不過爲大度之包容者，後則爲積極之扶助，且照其理想與渴望，以改組之焉。

經詳審之研究，及武裝社會黨實地經驗之勢力，而工團主義之理論，乃漸進於完全。工團主義者，以勞動家爲基礎，以勞動家爲目的，且以勞動家爲方法者也。工團者，集合種種之勞動家，以公共利益維繫之，使有連帶責任之感情，而成爲自覺的團體也。惟有工團，而後勞動家有與傭主及國家爲直接競爭之地位，使得改良其生活與勞動之狀況。而其所主張之直接行動，則在集各種勞動家，於反對於現在制度之旗幟下，而加強烈之壓力於傭主及國家；全國罷工也，示威運動也，公安擾亂也，凡所以挑撥勞動家之感情而使之聚集團體者，自工團黨視之，直以爲惟一之方法。謂如是，則勞動家始洞知現今社會之弊害，而奏實在之成功也。勞動家而欲求解脫，惟自己之力可以致之，決不能倚賴他人，雖本黨在議院之代表，亦不

足恃。而欲去其倚賴他人之迷夢，則上述之方法，斷非得已。扼要言之，則欲以直接行動，破壞現今社會之基礎，除去勞動社會之階級而已。彼等對於滿意之罷工，及勞動家之勝利，以壓力及直接行動得之者，皆以爲直接反對資本主義，而使勞動家之究竟解脫，愈趨愈近；故其視直接行動所得之改良條件，亦不以爲鞏固現今之社會，而以爲破壞現今之社會，謂是實完成社會革命之途徑也。

據工團黨之意見，社會革命之事，決無可避，工團之直接競爭，其範圍既廣而重要亦增；故兩種反對團體，必有交綏對仗之日，即傭主與勞動家之戰爭是也。此等戰爭，以如何開始，今尙不能預言；而其以同盟罷工爲楔子，則殆無疑義。由一業之罷工，而推及於他業，由一處之罷工，而流演於他處，則全國俱加入於罷工，而全國俱受其影響，是之謂大同盟罷工（The general strike）。大同盟罷工既起，增加傭金及其他小事，將悉非所計，而另出一最高之社會問題，即嗣是以後，以何人管理工業及指揮國家之經濟活動是已。

工團黨人，於此一問題，已引爲己任而不願聽斷於議院；而至解脫之最後一點鐘既到，則生產機關，輸運機關，交換機關，均爲組織工團之勞動家所管理，此彼等之所預計者也。彼等於此時，更將收各種生產機關爲共有；而於其管理之下，別圖生產法，以每一工團爲生產機關之用，而每一地方之各工團，組織一地方勞動同盟（The Local Federation of Labor），擔負地方上工業事情之責任；如收集地方生產及消費之調查，供給生產需用之材料，紹介一地方與他地方之交通，皆地方勞動同盟之責任也；而一國以內各業之工團，則又組織一國家工業同盟（The National Industrial Federation），以處辦其本業中之特別利益；更合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組織一國家勞動同盟（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ur），管理國家性質及國家範圍之事情焉。

工團黨之視此理想也，非等諸一種計畫或烏託邦（Utopia）；其見諸事實，有賴於個人之意志或智慧也。以爲經工團黨之運動，及今日社會競爭之促進，此等

理想，已漸成爲社會之制度。勞動家之組織，既日益完備，工團之地方的職業的國家的同盟，亦日益增加，凡此皆所以構成理想社會，而使其實現者。而管理此等社會所必要之智識與道德，亦無憂其不備。勞動家之組織團體，從事競爭及倫常日用之經驗，罔非得智識與道德之機會也。

以上所述，即武裝勞動家之結論，而本其理想以求得者也。而工團之中，尤必將智識較高之中等社會及政治家，盡行排斥，使無協商之機會；一面則以革命的勞動家爲首領，示以理想社會之影象，使與傭主及國家，爲直接之競爭；以爲脫水火而登衽席，其權固操於自己者；此工團黨之勞動家，所以與政治社會黨勢均力敵，而本其自己之方法與自己之組織，以企圖社會革命者也。蓋自有此說，而勞動家之主義，愈爲穩固，其社會解脫之渴望，亦愈爲膨脹矣。

工團主義之發達，首推法國，其克占勝利，亦以法國爲最；此則又有種種之原因也。法國社會主義之性質，其變換在他國之先，既如余前所述矣；而其社會黨密雷

蘭(M. Millerand)爲國務員，及黨人在議院之惡果，亦爲他國所不經見；此一事也。革命之習慣最富，此等習慣傳入於武裝勞動家之腦中，故革命之感情，亦磅礴待發；此二事也。當法國工團初起之時，適社會主義爲武裝勞動家所不滿之時，故勞動家之加入工團愈易；此三事也。積此三因，而工團主義遂勃然興盛矣。其勞動大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組織於一八九五年。蓋卽社會黨及無政府黨之勞動家，互相聯合，以革命的方法，行其工團主義也。以其黨人之實力及熱心，故流風所被，亦極爲廣遠；自一九〇二年，黨員之數日增，至於今日，已不下五十萬人；有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隸屬其下，而各爲工團之組織；自工團黨觀之，實未來社會之萌芽也。

其在英國，則情勢稍異；工團黨之理想，於英國勞動社會中，已有其代表者；工團黨之報紙，曰勞動之聲(The Voice of Labor)，於一九〇七年，亦已出版。然工團主義之進行，直至湯曼(Tom Mann)信從新理想後而始速。湯曼者，富於經驗之